

鲸生 鲸世

发现海洋鲸灵 · 体味鲸豚的生命故事
The Life Story of Whales and Dolphins

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

廖鴻基 著

OCEAN
Ocean Literature
海洋文学三部曲

廖鸿基 著

OCEAN
Ocean Literature
海洋文学三部曲

鲸生 鲸世

The Life Story of
Whales and Dolphins

发现海洋鲸灵

· 体味鲸豚的生命故事

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鲸生鲸世 / 廖鸿基著. —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台
学出版社, 2016. 11

(海洋文学三部曲)

ISBN 978 - 7 - 304 - 08083 - 9

I. ①鲸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20429 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本书由晨星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经由凯琳国际文化代理, 由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,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 - 2015 - 4657

海洋文学三部曲

鲸生鲸世

JING SHENG JING SHI

廖鸿基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 - 66490011 总编室 010 - 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统筹: 郑毅

策划编辑: 吕剑

责任编辑: 吕剑

责任校对: 李刚

责任印制: 赵连生

印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版本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张: 4.25 字数: 130 千字

开本: 210mm × 148mm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304 - 08083 - 9

定价: 26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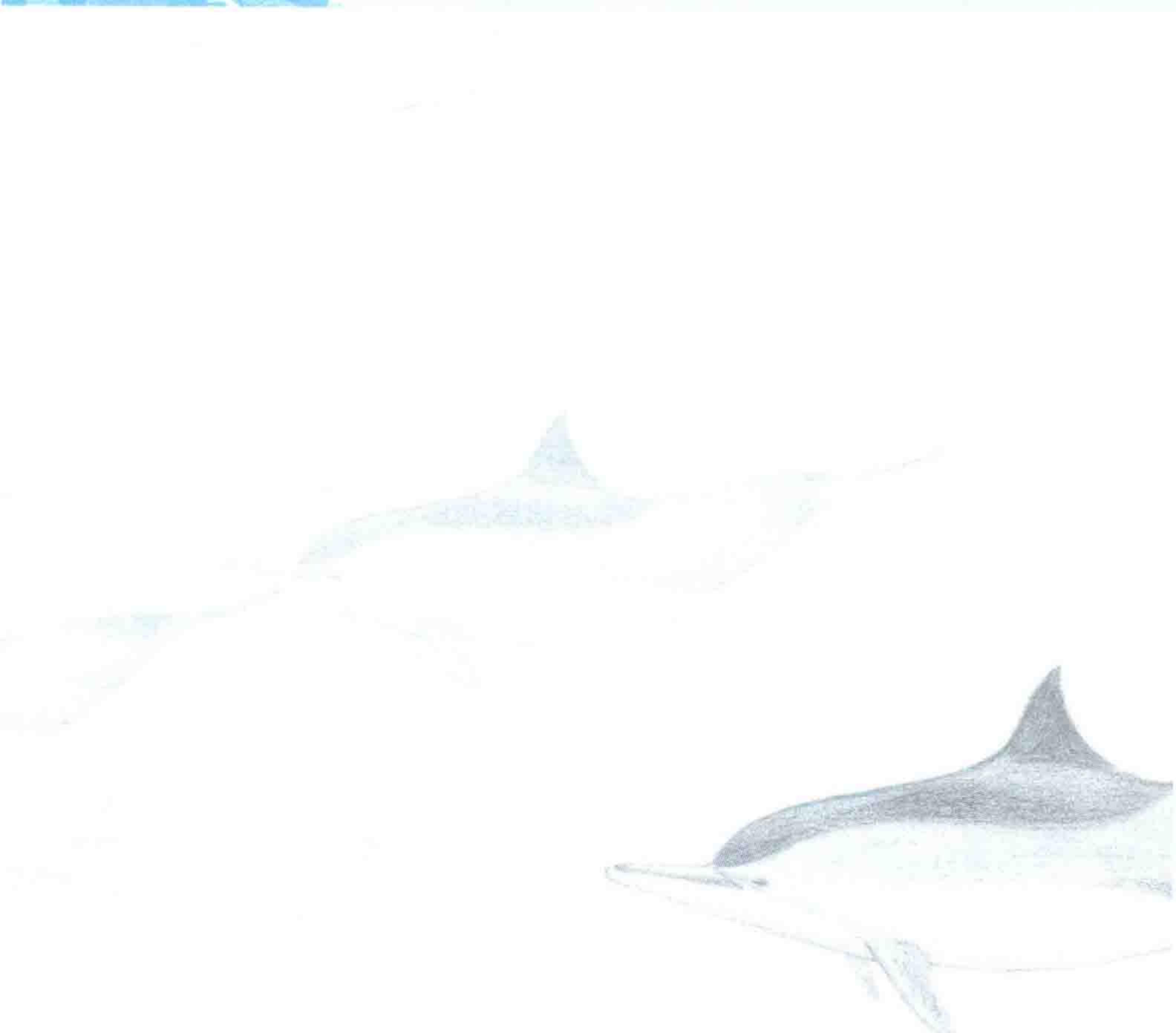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启程	001
花纹样的生命——花纹海豚	009
黑与白——虎鲸	023
“奶油鼻子”——瓶鼻海豚	041
迷途羔羊——弗氏海豚	053
飞旋的心——飞旋海豚	063
斑斑点点——热带斑海豚	075
搁浅——喙鲸	085
带你回花莲——伪虎鲸	093
下水	105
寻鲸札记	112
鲸豚图鉴	119



启程





船只侧倾，从码头转出，缓缓泊向出入港检查哨码头。堤岸边，一艘系岸卸货的漁船上，几个讨海朋友暂停了手头工作，投来怀疑的目光，迎着我们船只泊靠。

我们这艘漁船上，没有漁具、漁网，可能也少了猎捕之气。这不是寻常漁船出港时该有的景况。船上除了我和船长是讨海人，还有鲸类研究者、影像工作者……那是一眼就能分辨不属于自己渔港的“外人”。

那艘卸货漁船的船主，终于忍不住，隔着一艘船的距离，用他那惯常的大嗓门喊着问：“喂——欲去叨位？”

我们不是出去捕鱼，而是要出海去执行一个鲸类生态研究计划。

船长回应喊着：“欲去找海猪仔——”这是讨海人粗犷的幽默。船上的工作伙伴都会意地笑了。（海豚，通常被讨海人称为“海猪仔”，而猪仔又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吃馊水的。）

船长名叫黑龙，长得饱满圆胖，皮肤颜色是阳光色素经年累月沉淀在真皮层里的光彩，很难用单一色调来形容他的肤色——黑里带点紫红，紫红底又泛映着铜褐光泽……如阳光难以捉摸的七彩颜色，如古董竹器经过了岁月摩挲反射出的深沉光泽。所以，从过去一起捕鱼到现在，每当我在笔记簿上要描写他这个人时，自然而然都会用“乌亮”来替代他的本名“黑龙”。

船长有十七年捕鱼经验，也曾经镖猎过大型鲸。当初找他参与这个研究计划时，我是抱着“奋战一场”的心理准备。没想到，他一口就答应了，而且，是在经费拮据无法保障或弥补他捕鱼收入的情况下，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

常年讨海后，我相信，我和船长对海洋都有了深厚的感情。记得在一次聊天时，他说：“这世人应该离不开海洋了！”也许，常年捕

鱼，看着渔获量一年年锐减，眼睁睁看着如母体般的海洋正在受创，我们都有深刻的伤痛和矛盾。

当我们读到鲸豚参考资料里的：“鲸豚是海洋的最高层消费者，它们是衡量海洋资源是否丰富的指标”时我们晓得，这该是落实海洋资源保护计划的时机了。

这是一个对海洋没有掠夺行为的海上工作计划，不只是我们两个讨海人，还包括被用作工作船的这艘渔船。我们这趟出海踏出了第一步——我们就要踏入全新的领域，那是全然不同于往昔讨海的视野和姿态。

我知道，我们都会有所改变。港堤外的海面一样蔚蓝辽阔，但我们将以不同的角度和海洋接触。这段转场过程，一定会有转折、冲击，一定会激荡出我们长期和海洋互动中不曾有过的崭新火花。

我常常跟朋友说，鱼是海洋的天使。当初借着捕鱼的动机，海洋天使引诱我深入海洋的内里。当我渐渐感觉和海洋无法分离时，我动手写下海洋、写下海水里的鱼和讨海人之间的互动因缘。我也常说，我已经成为海洋天使，借着我的描写，我当一座桥，让岸上的朋友走过这座桥，看见海洋。

船尖哗啦啦翻起水花。清晨六点一刻，七月当令艳阳已兴起威力。

转出港堤后，我们用布巾遮住头脸，只露出眼睛。天空蓝得像平静无波的浅色海洋，海天之际，太阳洒出金黄射线，海面金黄晶亮。

一出海，我和船长便习惯性地把目光贴着海面来回搜索，这是常年讨海训练出来的本能，任何海面上的生命动静，都能即刻引发我们在海上的奔腾活力。尽管出海不再是为了捕鱼，但我们两个讨海人有自信比鲸类专家更有能力发现鲸豚。







从持镖镖射到握持摄影机拍摄，从使用渔具猎捕变为使用镜头捕捉，海洋提供了无限宽广的空间来作为我们回旋和调适的场所。理想和现实间的鸿沟，必须得分解动作式地跨越。随着船只有规律地涌动，我能肯定地说，这个过程将会是意料外的愉快。

话机传来呼叫：“卡紧来，山头前有一群在跳！”那是一艘作业渔船通报我们看到了一群海豚。

左舷前七八百米外，一阵水波跃白，我们也发现了另一群海豚。船长举起话机回答：“等阮掠完了这一群就赶过去。”船只稳健地朝左前行进。整艘船忙碌起来，工作伙伴有的察看卫星定位仪在记录纸上记载发现海豚的位置；有的举起望远镜分辨族群种类和估算族群数量；有的将长镜头相机、摄影机举在眼前……我们以火一样的心情准备用各种方式捕捉、记录在前头跳跃的这一群海豚。

船只持续接近。海洋上头，我们和海洋的关系正在修正、转化。鲸豚是一座桥，它们引领我们更亲近海洋的豁达与包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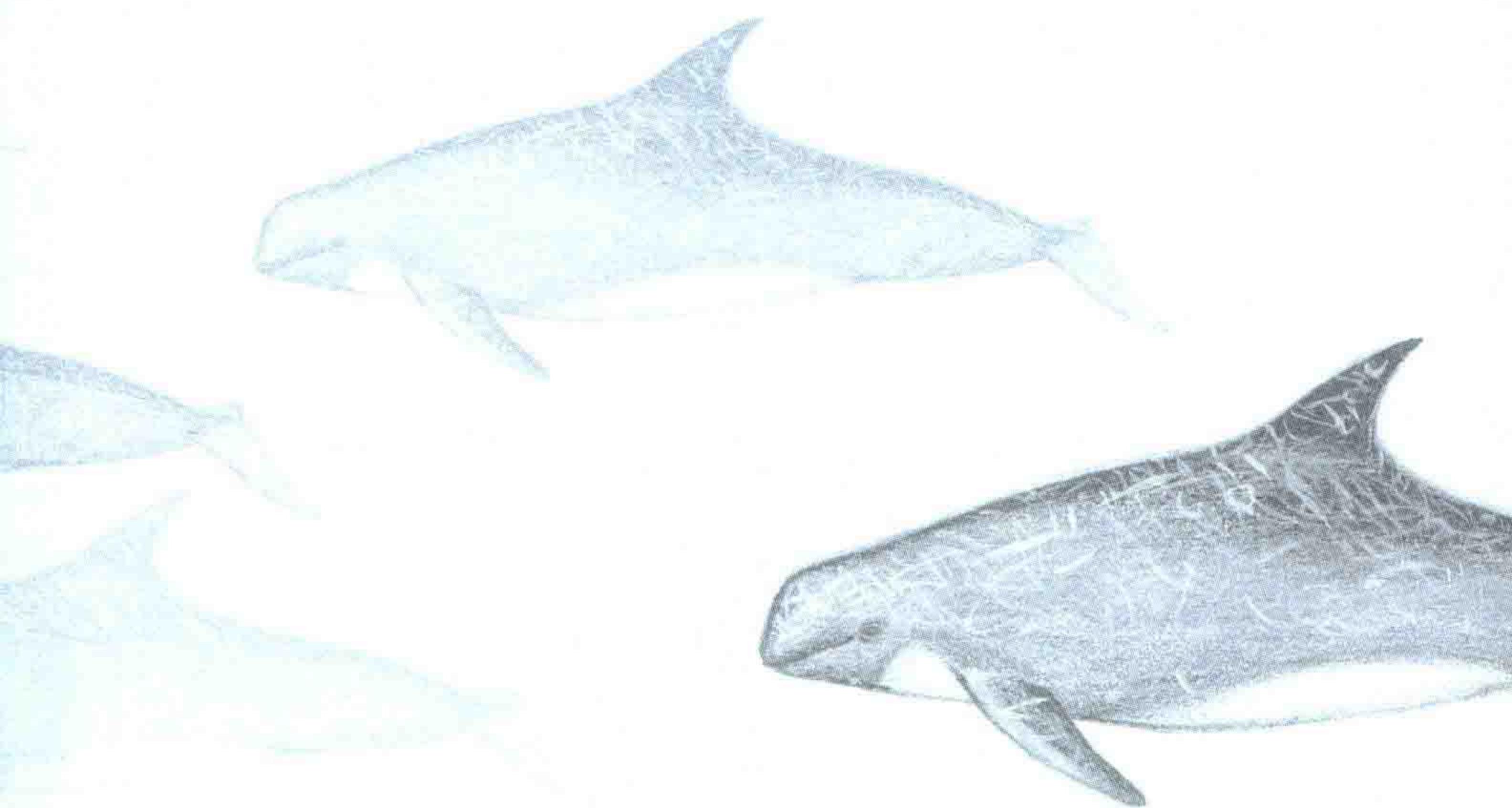


曾多次近距离和花纹海豚接触，
我发现，每一只花纹海豚的文身花采都不相同，
有大小圆圈、有如树根盘缠的斜叉条纹……
我想起一个底片广告的广告词——
用底片写日记。
花纹海豚，它们用身体皮肤来写日记。



花纹样的生命

——花纹海豚





1

大约在五年前我第一次遇见花纹海豚。

那年，我独自开船在三栈溪口拖钓齿鳍，它们一群，大约二十只，从右舷前方涌来，群体以规律缓缓的节奏游过舷侧。

那段时间，出海以捕鱼为主要目的，平常渔事作业途中即使遇见海豚，也很少刻意停留观看，但是，这一群缓缓通过船边的海豚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记得，那时我不只把船只停下来，还回转船只返头尾随了它们一段。

它们在水波底呈现白色身影，宛如湛蓝布幕上摇曳不定的一束束光柱，像融在水里漂泊不息的白衣幽灵。它们行动温文、缓缓有大佬的雍容姿态，感觉上，它们似乎并不在意船只的跟随。

老成、憨直、稳重……那是迥异于海洋其他生物的行为风采。

那次上岸后，我四处询问，翻寻它们的资料。老讨海人，大抵称呼它们为“和尚头”。它们的嘴喙短促不明显、圆头、粗壮、出露水面淋着波光的白色头颅果然几分神似泛着头皮光泽的和尚头。后来，我在《台湾鲸类图鉴》这本书里找到它们，确认它们叫花纹海豚。它们体长二至三米，体重平均两三百千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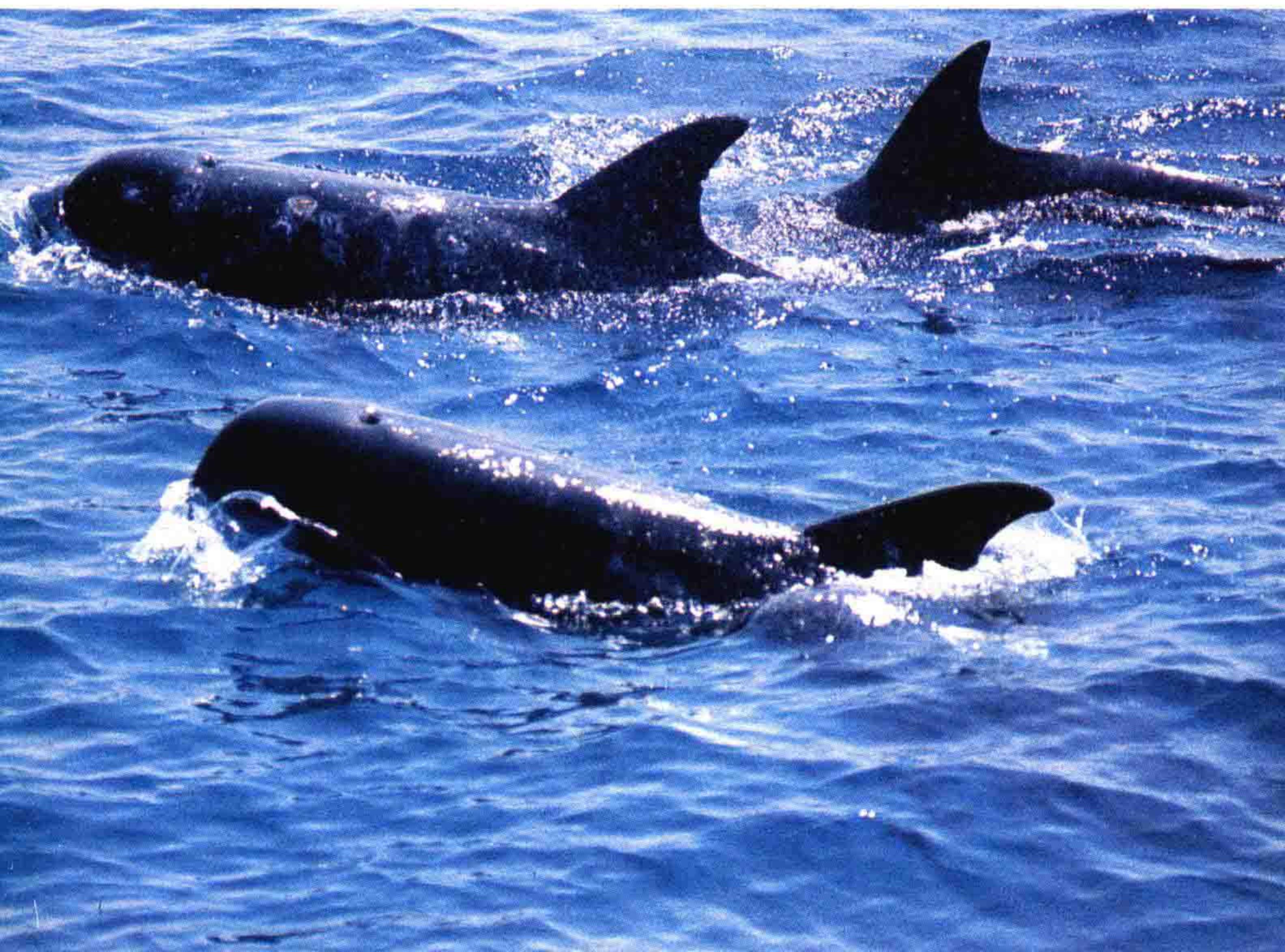
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体表上有许多白色刮痕，那是它们彼此摩擦、抚慰或是争斗留下的痕迹。越年老的个体刮痕越多，其体色越是苍白。它们把时光的纹路记在体肤上，像生命的勋章，像岁月的光彩。

这个花莲沿岸海域的鲸类生态研究计划中，曾多次近距离和花纹海豚接触，我发现，每一只花纹海豚的花纹都不相同，有大小圆圈、有如树根盘缠的斜叉条纹……如河川水系、如山头斑白初雪、如浪花白沫飞扬……工作人员之一杨世主说：“难道它们在彼此身上玩圈圈

叉叉的游戏？”我想起一个底片广告的广告词——用底片来写日记。花纹海豚，它们用身体皮肤来写日记。

这是我能辨认的第一种海豚。也许，五年前的那次接触已经让我感觉到，这种海豚将和我的生命有深刻交集。当时，我在笔记簿上写下：“我感觉到，它们将为我打开海洋视野的另一扇门扉……”

果然，执行这个研究计划的首航就遇见了它们。它们至少和船只间隔有一百米的距离，我已经远远喊出它们的名字。而且，之后的几个航次它们几乎未曾缺席，像一群精灵那样静静默默地出现在船只左右。由于工作船缺少检测仪器，我们无法肯定经常出现在船边的花纹海豚是否为同一族群，但是当我翻看和它们接触的笔记资料，当我仔细回想一次次和它们的接触过程时，发现它们和船只的互动竟然如连续剧般逐波推演着精彩剧情。这样的结果让我心情激动，而且震惊不已。





前四个接触航次，它们明显而刻意地和船只保持大约二十米的距离，船只的趋近企图全被它们游进的速度和方向有效地化解，那是无法讨价还价的隔阂。第五个接触航次，船只被允许靠近到离它们十米的距离；而后，每一个航次、每一天，船只和它们间的距离逐次缩减；第九个航次起，它们偎在船头停止游进；它们花花白白一群漂浮在船前水面；它们的文身花采几乎伸手可以触摸。

回想起来，像是安排好了的节奏，它们和船只的接触历程有着不着痕迹的策略——经由试探、确认而后完全信任地表露出它们的和善态度。最后，它们是那样毫无戒心、毫无间隔距离……对我们而言，这已经是如拥抱般的亲密关系。

我们带着诚恳拜访的目的出海，而当我们被允许与花纹海豚如此亲近的时候，我强烈感受到和鲸豚已经萌生出美丽的情谊。

若将这一段与花纹海豚的接触历程比喻为人类间的情爱关系，花纹海豚显然是主动的，它们掌控着接触的节奏和旋律，而且是那样地细腻、那样精确地收放运用，一点一滴释放感情，却又大笔大笔地撷取对方的全部感情，那真是足以让另一方陷入着迷、痴狂的高超手法。

2

首航那天，船只跟上它们，距离二十米一起同游。它们圆钝的额头一下下缓缓举出水面，像一根根一端失衡不断突露水面的粗壮的漂流木；也像一群蛙式游泳选手一下下把头露出水面喘气。船只试着泊近，它们并不惊惶，只稍稍修正群体游进的方向，依然和船只保持大约二十米的距离。

一边尾随着，船上的工作伙伴一边谈论它们：“它们吃小管、鱿

鱼等软体动物，上颌没有牙齿，下颌仅有二至七枚牙齿……”我想到一群下巴缩瘪没有牙齿的老阿公、老阿婆游在我们船边。它们的确有苍老的姿态，缓慢而稳重地换气和游进。

有一只体色较黑应该是较年轻的个体试着跃起，但不像其他种海豚那般全身跃起水面，甚至不如大型鲸般至少还把身躯的十之八九举出水面，花纹海豚显得老气横秋，就那么意思一下，大约仅一半的身体僵直笨拙地举出水面，在空中稍稍偏转，然后像一根大铁锤一样，不堪负荷锤头的重量似的，重重撞向水面。

花纹群体中，至少有五对是体型大小差异明显的母子对。妈妈护着它们的小朋友比翼同游。那真像是妈妈牵着穿制服的小朋友来到学校门口的情景。

它们是那样的从容，船只傍随它们已经超过二十分钟。我能感觉到它们稍稍带着警觉，也稍稍带着欲迎还拒的善意。

3

花纹海豚涌动的水波间，一扇带着耀眼斑点的绿紫色鱼鳍高高竖起在水面上。

船长和我同时看到了，我们同声大喊：“马林！马林！”那是一条受到惊吓的雨伞旗鱼。雨伞旗鱼被这群游过的花纹海豚吓得愣在水面上动也不动。

像一只受惊吓的猫把背脊拱起、领毛直竖，这尾雨伞旗鱼把帆一样的背鳍张举在水面上。船只回首泊近到它身边，这尾旗鱼仍然愣在水面上不敢稍稍妄动。

我想起船长曾经说过的一段海上经验——大约二十年前他曾经在屏东后壁湖渔港外镖猎雨伞旗鱼。船只开出港后泊在海上等候，等候